

踏访界鱼石公园(散文)

□ 原因

几乎一路都是这样的，一侧山岭绵延，一侧波光荡漾。然而车行 10 多公里后，忽地就被两排树荫夹住，进入了一道天然的绿色廊道。行人多起来了，傍河的公路旁泊满了车辆。

也找个空位把车停下，随着人流，穿过一座仿古门楼和迎面而立的蟠龙拱桥，前行，又一座石拱桥出现在眼前，颇有古意。陪同的本地文化人老李介绍：“此桥名‘海门’，始建于明天顺四年，后因风雨侵蚀，分别于民国和上世纪 80 年代两度重建，见证了时世的变迁。”我们急步登桥，手指抚过桥栏上漫漶的雕纹，仿佛触到了岁月的肌理，听见了历史的低语。

回望东南，那清波翻涌的一片水域，形似倒置的葫芦，正是我们此前不久泛舟戏波的抚仙湖。它是中国最大的深水型淡水湖，属澄江市。眺望西北，一湖平展如镜、莹碧晶亮，形似一枚熟透的猕猴桃，那是星云湖，属江川区。两地接壤，两湖的岸线也几乎衔连。

有趣的是，两湖你依我依，欲抱还拥，却偏偏从中横出一条河来，如一根扁担，轻轻挑起两湖，在无尽的时光里悠悠晃动。这河长仅千米有余，俗名“隔河”，雅称“玉带河”。站在古桥往下望，时有蚱蜢小舟划开绿波往来，荡起的涟漪揉碎了婆娑树影。

因星云湖水略高于抚仙湖，流水通常先入星云湖沉淀，再经玉带河汇入抚仙湖，造就抚仙湖清澈如万顷琉璃，水质堪称全国天然湖泊之翘楚。星云湖虽不及抚仙湖明净，却以默默的守护，诠释了天地造化之妙。

但人们纷至沓来而观的，却是那“挑担”的“肩”——河中段紧临海门桥的一堵伸到水面的褐色石壁。这堵嶙峋怪石，锋棱怒张，如冲天的发髻、翻滚的乱云。神奇之处在于，抚仙湖的珍稀鱼种抗浪鱼与星云湖特有的大头鱼，游至此石前便遽然折返，不越雷池半步，形成“两湖相交，鱼不往来”的奇观。民间对此现象生出了许多传说，或言龙宫公主恋上渔郎，龙王震怒，划石为界；或传兄妹误婚，投河化鱼，羞于再见；或言石貌狰狞，吓得鱼到此转头……种种附会，为石崖蒙上一层神秘面纱。

于是清乾隆丙巳年，赣州人钟旭在石崖上题刻了“界鱼石”三个字，以苍劲有力的笔触，为这一奇观留下重要的人文注脚。

此地于上世纪 80 年代被辟为现代公园。

古代文人常视奇石为天地的凝珠。米芾尊石为兄，行跪拜之礼；苏轼视石为友，其所作的《枯木怪石图》，成为传世名作。界鱼石兼得奇崛之形与玄妙之性，自然逃不过文士墨客的眼睛，他们也笔走龙蛇，为之滴淌幽思。

崖下有一条窄径，沿河蜿蜒起伏。它穿过回廊，挽住几座亭阁，一路通向林木

幽深之处。跟随老李前行，可见一碑立于石崖一侧被称为“龙洞”的地方，上刻明天启五年进士、曾任云南巡抚的姜思睿所作的七律《题界鱼石》。四百年光阴流过，字迹依然清晰可辨：“星云日向抚仙流，独禁鱼虾不共游。岂是长江限天堑，居然尺水割鸿沟。燎原已扑殃池焰，解网应消在沼忧。分付鲛人传鲤信，河清从此得相投。”诗人以两湖之水喻“鸿沟”，抒发了对时局动荡的忧思（彼时后金入侵，西南土司奢崇明、安邦彦祸乱迁延，天灾不断），并借“鲛人传信”之传说，寄寓对河清海晏的深切期待。

不同的身份与时代，对界鱼石的观照自然迥然相异。始建于光绪三年的观音阁悬有一副五字联：“海清鱼观月，林静鸟淡天”，传递的则是静谧意境、恬淡情怀。

沿途让人驻足品赏的今人诗联亦不少。如“嚶嚶求友多情鸟，默默转身自在鱼”，表达对万物自在状态的欣赏；另一联“本是鱼儿分习性，何来怪石界鸿沟”（与我同为云南文史研究馆馆员的书法家陈鸿翎先生书写），则与清康熙年间铁岭文人祝兆鹏和江川县令李密于崖壁所题“鱼各有性”“石怪鳞惊”遥相呼应，点出“鱼性”才是不相往来的根源。

的确，抗浪鱼属颌针鱼目鱈科，栖于深水却喜爱抗浪逆流而游，对水质要求极高。大头鱼属鲤科，多活动于中上层水域，以浮游生物为食。两种鱼类别不同、习性迥异，自然一以水深浪急、贫营养的抚仙湖为故土，一把水浅平缓、富营养的星云湖当乐园。

来到一处楼阁，这里悬挂着一副“水族奇观两泽鱼虾皆自律，人间妙境八方宾客尽神驰”的楹联，引发了大家的议论。

老李的心得颇有深度：“‘界’与‘戒’、‘鱼’与‘愚’同音。此联中的‘自律’两个字，是在告知人们，鱼虾尚能‘行事有法度，自由有边界’，人就更应该知界、明戒、戒愚。”这番话将自然奇观升华为人文哲思，令人在微笑之余陷入沉思。

返至古桥旁，见不少人正凭栏观鱼。有人对逆流或顺游的鱼群大声呼喝，试探它们是否会因受惊而改向。被人携游的一只宠物狗也跟着吠叫。然而，在这片喧闹中，一位有腿疾的老人，一手拄拐杖，一条腿支撑着身体，吃力地弯下腰，用一张报纸将地上的几坨狗便拈起、托着，一瘸一拐，慢慢走向不远处的垃圾桶。

我恍然觉得，他弯腰的姿势，像极了——一个楷书的“戒”字。

天地间的万千界限，终归于心之所守。

谁能说这庸常生活中的一幕，不是一种无声胜有声的劝诫？

原因，本名袁鹰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云南省作家协会原副主席，云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，已出版作品集 10 余种，曾获云南文学奖、云南省社科优秀成果奖等奖项。



鸥与人

唐芊摄

挂在客厅里的相片(小说)

□ 邱林友

老张是我退休后在小区小广场跳舞结识的舞友。

老张和爱人小李都是退休教师，有空的时候不时会来跳舞和唱歌。

认识一段时间后，老张邀约我去他家下象棋。

进入老张家客厅，给我最大的印象，是房间虽然不大，却收拾得十分整洁。招呼我入座后，老张便去找棋。小李则去为我沏茶。

我坐在沙发上百无聊赖，抬起头向电视机后的墙面望去。只见靠右的位置，挂着一个 A4 纸大小的相框，相框里放着一张一个年轻女子的相片。相片里的女子留着齐耳短发，大约二十四五岁的样子，长得十分清秀。

难道是老张的女儿？他女儿的相片怎么能放在这里呢？难道……我百思不得其解，在心里直犯嘀咕。本想再仔细看一下那张相片，却见老张已找着象棋出来，小李也捧来热气腾腾的茶，招呼我：“请喝茶。”

我谢过小李后，便与老张在茶几上对弈。小李一直站在老张身边，为他按摩肩膀。她笑着说：“不好意思，老张有肩周炎，我给他揉揉。”

“老张，你好有福气哦。”我露出羡慕的眼光，看了老张一眼。他听了我的话，挂着一脸的幸福，忍不住转头望了望小李，正想说什么，忽然听到有人敲门。小李前去开门，打开门后，只听她道：“爸妈来了。你们端的什么呀？”

两位老人异口同声应道：“送给你们的饺子。”

老张闻见，放下手中的棋，起身相迎。两位老人走到客厅。老张向我介绍：“这是我们的爸妈，就住在隔壁。这不，又给我们送吃的来了。”

“我们的爸妈”是什么意思？我在心里闪过一丝疑云，可还是装着镇静同两位老人打招呼：“叔叔阿姨好，你们来这里坐吧。我也该走了。”

老张见我要走，忙叫小李匀来饺子，让我带回家去吃。

我坚持不要，推辞了半天，最后还是乖乖收下了。

走出老张家的门，我一直在想，相片里的人是谁，“我们的爸妈”又是怎么回事？我分析过很多种可能，但都被我一一否定。我心里很想弄个明白，又碍于涉及

到人家的隐私，也不好张口向老张夫妇打听。

这疑惑就这样困扰了我一段时间，老张又约我去他家下棋。

我们下棋时，小李仍旧站在老张身旁，为他按摩肩膀。

我正想询问相片里的人是谁，小李的手机忽然响起。她接完电话后，对老张说：“我爸妈叫我们回去吃饭，说是有事要同我们商量。”老张放下握在手中的棋，问小李：“我们开车去，还是坐公交车去？”

小李说：“还是开车去吧，回来时顺道去看看你爸妈。”

我终于逮住机会，问他俩：“你们的爸妈不是就住在隔壁吗？”

此话一出，我突然像吃错了药一样后悔起来。这是人家的私事，我怎么能这样唐突地问他们呢？瞬间的冷场，让我十分尴尬。

我使劲掰着手指，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

幸好小李及时发现了我的狼狈，苦笑着对我说：“没关系的，也不是什么秘密了。隔壁住的爸妈，是老张前女友的爸妈。”

“不好意思，我不该问这个问题。”我急忙道歉。

老张可能是被我的话惊了一下，也有可能我的话揭开了他的伤疤，只见他愣了一下，然后反倒平静地告诉我：

他二十多年前有过一个女友，他们感情很好，已经到了谈论婚事的程度，谁知女友在回家探望父母的途中遭遇车祸而罹难。

女友去世后，他一直把她的父母当亲生父母来赡养。后来，他遇到了小李，小李不但不介意，反而像亲闺女一样善待他前女友的父母。他正是看中了小李的善良和贤淑，才与她结的婚。

婚后，他们成为众人羡慕的夫妻。

老张讲述的时候，小李一直噙着泪水，默默地望着他。

“她就是我的前女友。”老张讲完，手指着墙上挂着的相片，对我说。

我点了点头，不知说什么好。

邱林友，1964 年生，现居昆明，曾有小说在《天池小小说》《滁州日报》等报刊发表，小说《考验》入选《最具小学生人气的 100 篇微型小说》丛书。